

最闪亮的星

■李琳

行；毕业一年后，你们登上央视虎年春晚，参演小品《我心飞翔》；毕业两年后，你们改飞某新型战机成功；2012年，你成为八一飞行表演队首批女队员。时间行进到2016年11月，第十一届珠海航展。你穿着绿色飞行连体服，戴着墨镜，单手拎着头盔，向采访区走来。我向你举起相机，阳光给你的短发打上了一圈光晕，你瘦了许多，依然是浅浅一笑，用现在的网红语说，又飒又美！

“余旭，这是你第二次参加航展开幕特技表演飞行，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会驾驶双座歼十战机，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。”

那是我最后一次采访你！

再见到你，你已经是空军英烈墙上新刻的名字。听说，牺牲前你正在筹备婚礼，你才刚刚30岁！你让自己永不会老去，留下爱你的人们在初冬的冷风中哭泣。2019年空军成立70周年，在空军航空纪念馆，人们又提起你。是的，没有人能把你忘记。

也许对于你，我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，众多记者中的一个。但对于我，你却拥有独特的意义。你拥有令人钦慕的容颜，却日日长空起舞，与死神交手、与极限战斗。你图什么？又是什么在支撑着你？我总在想这个问题。这些年，我又陆续追踪采访过你的战友。张博经历了生死一线的事故，她挺过来复飞了；何晓莉、陶佳莉还在飞特技表演机；张潇当上人大代表，战斗在空防一线，去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。还有，你用生命挚爱的中国空军已经进入战略空军时代，你的战友们都还在飞！

她们在飞，就是你在飞，对不对？

余旭，谢谢你，你用绚烂的美和壮烈的牺牲，让我也让更多人理解了新时代中国女兵的人生选择，以及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二

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记者对一个人的第一次采访，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采访。留在录音机里的声音，可能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。2008年5月的那次抗震救援，陆军航空兵英雄机长邱光华，用生命给我上了一课。“邱大哥”，我叫你一声大哥，不唐突吧？

时间过得太快，说实话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您的样子也有些模糊了。只记得采访那天，您很累，话不多，对待记者特别和善。成都的夏天好热，采访

三

而船是渴望航行的啊！

等待和期盼，一双双枯涩的眼睛穿上苍；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等待、在期盼……

风呼海啸，航线依然在远方缄默。也许他们选择南湖，选择南湖上的一只摇曳的小船，就是为了使灾难深重、备受蹂躏的中国船，在腥风血雨的海上寻找一条抵达黎明港口的航线。

三

用信念、用信念的火柴，点亮船舱里的一盏油灯。

历史真是用心良苦，竟让一个政党诞生在一只摇曳在水面的小船上，使这一群执桨操舵的人高度重视汲取历史的教训；水可以载舟，亦可覆舟。

船，泊在水上，感知着浪的涌动。那是呐喊的灵魂震颤的声波么，那是炮声怒吼的气浪么，那是复仇雪耻、奋力厮杀的啸声么？

船在沉思，坐在船舱的人们也在沉思。

他们来自土地，他们是土地的儿子，他们对土地有着清醒的认识；他们来自工棚，他们是炉火的儿子，他们对炉火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于是，这群目光深邃的人们，举起开天辟地的大手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镰刀与铁锤。

从此，一个步履滞缓且多灾多难的民族，因着镰刀与锤头的组合，有了自己航行的旗帜！

四

船，因风浪而生。船的全部生命意义，就在于载着希望，迎着风浪向前。

黎明前的港口，在遥远的彼岸。那么，扬帆启航吧；纵然黑夜风高，纵然船帮漏水、苦难超载，纵然航程途中还有漩涡、暗礁，然而昨天已经老去，为着一种渴望，为着内心不灭的信仰，坚实的臂膀在奋力摇动着船桨。顷刻，拍天的桨声，协奏一曲“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！”

时，头顶上的电扇一圈一圈吱吱地转着，您说话也像那台老电扇，有点慢，没有什么光彩动人的地方，却给焦灼的夏日带来一丝清凉的风。

“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灾情，这像一场战争。我们团已经把直升机的4个极限飞到了……”

谁都以为那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采访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不少记者跟着直升机出入交通不便的震中，《中国之声》还策划了14路记者同时乘坐陆航直升机展开大型直播报道——《空中大救援》，节目播出时，效果空前。所以，当邱光华机组失联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第一感觉是震惊，而后心痛的感觉才蔓延开来。

第二次见到您，已经是凤凰山机场追悼会上，您把您全家接到自己家吃住几个月；同事需要了，您自己出钱送她去香港进修；群众需要了，您义务办英语学习班免费授课；即使没有人提出需要，您也把位于广州闹市区价值千万的房产捐给了母校。《舍德之厚，比于赤子；赤子之心，允忠允诚》，这是我新闻稿的题目，也是我对您的感受。

采访后的第39天，您走了，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给予：遗体捐赠。

我想要的回答，您那天并没有告诉我。但我仍要感谢您，因为那些笑，那些歌，已经给了我答案。

一百年，究竟是长还是短呢？对于一个人，也许是生命的极限；对于一个政党，经历了百年坎坷、曲折、奋进与勃发，它并不短暂；但相对于它无限广阔的未来，它仍然迈进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幸福梦想的征途。党的历程写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奇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跳进历史洪流，推动着伟大的党阔步向前。

作为一名军事记者，我是幸运的。那么多位为人景仰的、载入历史的优秀党员曾是我的采访对象。我曾经握着他们的手，直视他们的眼睛，与他们进行真诚的思想交流，并在一次次采访中涤荡着自己的灵魂。

不论是年轻的余旭，盛年的邱光华，还是年迈的叶惠方，他们的故事千差万别，但他们的信仰忠诚如一。正是这纯洁的、纯粹的、美好的信仰，为人民带来幸福，为民族带来希望，也给我们无数人，带来向上的力量！

采访结束时，我总会对我的采访对象道一声“谢谢”，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但还有一种谢意，我并未表达，那便是给我个人带来的启迪与感悟。

谢谢你们！漫漫星河中最闪亮的星。

三

叶惠方奶奶，如果您还活着，今年又要被记者“围堵”了。因为您今年该是104岁，作为一位解放军总医院的老党员、老军医，全国知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学生，中国“无痛人流法”创始人，您应该最有资格说“见证”了建党百年来的风云岁月。不过，也没有遗憾对不对？我采访您时，您已经100岁了，您笑着说：“我已经活得够久了，该去见马克思了。”

与其他采访对象不同的是，那年我去采访您，已经是怀着一种告别的心情。您年事已高，肺癌晚期，放弃治疗。可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，我对自已说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认识科长，是在武汉的军营里。1972年冬，我参军到空军第二炮兵独立第七师，师部就在武汉。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被分到师部警卫排。站岗执勤的时候，需要向所有经过的军人敬礼，同时接受还礼。有一位首长让我印象深刻，他年龄大约40多岁，身材匀称，标准的军人样子，却又十分儒雅谦和，每次还礼都很正规。后来有人告诉我说，那是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胡太玄科长，正团职，业务水平高，很有文化，是全师有名的“第一支笔”。

我们那批兵，参军的时候说是“文化兵”，高中毕业是基本条件。其实那时很多高中生并没学过多少知识，更不用说文化了。但因为是导弹部队，对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重视的，我们指导员就经常讲，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”，并强调这是毛主席说的。重视文化，是我军的一个光荣传统。

所以我很羡慕胡科长，站岗的时候，就总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有时没等他走过来，我老远就行注目礼。而真正领略到胡科长的风采，是在一年多后，我从警卫排调到司令部作战科任绘图员。作战科除了科长、副科长，还有几位年轻干练的参谋，绘图员是唯一的士兵。我每天坐在绘图室里，除了看地图、练习绘图、熟悉军史，还有就是抄写材料。而在所有材料中，我最爱抄写科长亲自起草的材料。他不仅文笔好，他的字更令我羡慕不已。除了不是用毛笔写的之外，几乎每一页都堪称书法作品。所以，每次抄写的过程，也是我向科长学习的过程。这样的工作，当然是非常快乐的。

科长对我们工作要求很严格，但更多的是关怀和体贴，从没有首长架子的未来，他仍然迈进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幸福梦想的征途。党的历程写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奇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跳进历史洪流，推动着伟大的党阔步向前。

逢年过节，科长会把我们请到家吃顿饭，特别是科里的几位单身参谋和我。科长是湖南人，但给我们做的几样菜却不是湖南菜，而是细心地照顾到大家的口味。千里从军在外，能找到家的温馨，现在想起来我仍很感动。

我当时喜欢读书写作，期间写过一篇文章得到《文汇报》编辑的肯定，还寄来盖着公章的用稿证明。科长看了，连声赞赏，并向师首长做了汇报。当时正赶上师里成立学习中心组，需要有一个战士代表，经科里推荐，我做了这个代表。有一次，他亲自和政治部协调，给我借来很多书籍，让我读过之后和他交流。科长是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懂得很多。记得有一次中心组学习，师长说，我们是“蓝剑”部队，蓝剑倚天，没有文化怎么行啊？既要学技术，也要学文化，要是我们的参谋干事都像胡太玄科长那样，就好了！

蓝剑，是指我们的地空导弹。当时二炮部队也有自己的军歌，当年我们都会唱：“毛主席给我倚天剑，战士持剑卫蓝天……”

武汉的春天很美，蓝天白云，江波浩渺。师部军营是个大院，营房旁边，有时会看到梅花。而同样的梅花，在科长办公桌上也有一盆，似乎经过修剪，格外好看。荆楚大地自古就是梅花的故乡，而武汉的梅花更有名。李白有诗，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。有人这样解释，说五月已是初夏，一般是看不到梅花的，但在江城武汉，梅花开得很早，落得很晚，五月有时也能看到。我赞成这个解释，在我印象中，科长办公桌上的梅花就落得很晚，仿佛是一种不落的花。

1975年，空军作战部要编一本《空军参谋业务手册》，成立编写组，工作地点就在我们师部。科里推荐我参加这个编写组，我觉得特别荣幸。编写组有从各军区空军临时抽调来的业务骨干。虽然时间不太长，但从他们身上，我学到很多良好的素质。而老科长却是更忙了，他既要安排全师的作战训练工作，也要负责这个编写组，有时还要去北京汇报，或是去下面各营调研。但不论多忙，他的身影总是从容坚定，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和气质。

有一次师部机关组织打靶，我因为在警卫排训练过，成绩不错。第二天，科长特意送给我一幅字。我知道这是奖励我的意思，上面写的是陆游的诗句，“一枕清风又过梅”。

1976年春天传来消息，说部队要精简整编，我们这个独立师，将变成

团的建制，而作战科将变成作战股。有人对我说，作战股可能不设绘图员了，你可能是下连队。这让我感到很犹豫，不是怕艰苦，而是担心这是蓝剑部队，自己当兵3年，如果重新学技术，可能会给连队增加负担。于是我主动写了报告，申请退伍。在当时，显然是个很幼稚很轻率的举动。报告交给当时主持科里日常工作的副科长，没几天，一位副参谋长和我谈话，说师里同意了，你可以退伍。直到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还没征求过科长的意见。

我和科长是在从师部大楼去指挥所的路上见面的，我敬礼，他还还礼。现在想起，他当时举手还礼的动作似乎很慢。科长问我：“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普通话带一点湖南口音，语气中还有一点淡淡的惋惜和责怪，但不多不少，极有分寸。我说，是的，科长，感谢这几年的关怀鼓励。科长无言，抬头望天。那是个晴朗的日子，蓝天上的白云伤感而美丽，空落落的，惘然若失，就像我现在想起她的心情，一瞬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离开部队前，科长送给我一套鲁迅的书。在当时，那是非常珍贵的礼物。不仅如此，在我回到家乡后，倍感自卑和失落的时候，他又给我写来几封信，鼓励我努力上进。那套鲁迅的书，我现在依然保存着。在1976到1977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里，我经常拿着一边读鲁迅的书，一边看老科长的书信手稿，没事时就模仿几遍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还像在部队一样，每天抄写老科长亲自起草的材料，但已经不是什么文件，而是人生的殷殷期冀、嘱托和教诲。至于他送我的那幅字，我也一直没舍得装裱，而是和我珍藏的那套绿军装放在一起，时常会翻出来看一看。军中有清风，风过梅花新，总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提示，人生当如梅，长与清风伴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自卑，不能污浊，不能沉沦。

80年代，我在大学读书任教期间曾辗转联络，和科长恢复了通信。科长那时已调到空军雷达学院，担任研究员。他曾经带过的兵和指导帮助过的参谋，有的已是旅长、师长、司令员，而科长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默默地做学问……

老科长活到90岁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脑，意外搜到他生前的许多书画作品。特别是那些国画，我以前都没见过，表现大地回春的作品，如《梅雪精神》《燕子归来》《斜风细雨》，传达出一种心系家国故园、草木山川的真挚情怀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，这些国画很多是写意梅花，各种姿态和色调的梅花：映雪的花、报春的花、江城五月的梅花，都仿佛是不落的梅花——其中有一幅就题为《不落梅》。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，在武汉，在军营，在科长办公桌前走过的那些青春岁月，想起一个军人应有的格调和风采。

军中不落梅

■高海涛

我和科长是在从师部大楼去指挥所的路上见面的，我敬礼，他还还礼。现在想起，他当时举手还礼的动作似乎很慢。科长问我：“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普通话带一点湖南口音，语气中还有一点淡淡的惋惜和责怪，但不多不少，极有分寸。我说，是的，科长，感谢这几年的关怀鼓励。科长无言，抬头望天。那是个晴朗的日子，蓝天上的白云伤感而美丽，空落落的，惘然若失，就像我现在想起她的心情，一瞬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离开部队前，科长送给我一套鲁迅的书。在当时，那是非常珍贵的礼物。不仅如此，在我回到家乡后，倍感自卑和失落的时候，他又给我写来几封信，鼓励我努力上进。那套鲁迅的书，我现在依然保存着。在1976到1977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里，我经常拿着一边读鲁迅的书，一边看老科长的书信手稿，没事时就模仿几遍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还像在部队一样，每天抄写老科长亲自起草的材料，但已经不是什么文件，而是人生的殷殷期冀、嘱托和教诲。至于他送我的那幅字，我也一直没舍得装裱，而是和我珍藏的那套绿军装放在一起，时常会翻出来看一看。军中有清风，风过梅花新，总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提示，人生当如梅，长与清风伴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自卑，不能污浊，不能沉沦。

80年代，我在大学读书任教期间曾辗转联络，和科长恢复了通信。科长那时已调到空军雷达学院，担任研究员。他曾经带过的兵和指导帮助过的参谋，有的已是旅长、师长、司令员，而科长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默默地做学问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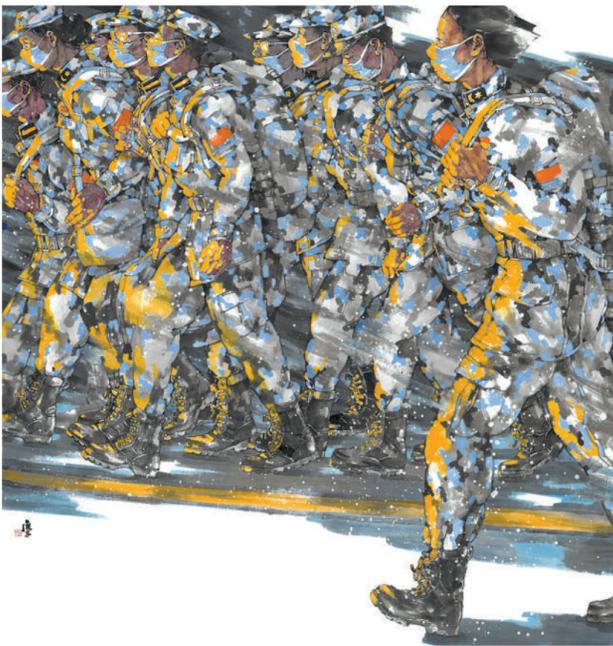
老科长活到90岁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脑，意外搜到他生前的许多书画作品。特别是那些国画，我以前都没见过，表现大地回春的作品，如《梅雪精神》《燕子归来》《斜风细雨》，传达出一种心系家国故园、草木山川的真挚情怀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，这些国画很多是写意梅花，各种姿态和色调的梅花：映雪的花、报春的花、江城五月的梅花，都仿佛是不落的梅花——其中有一幅就题为《不落梅》。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，在武汉，在军营，在科长办公桌前走过的那些青春岁月，想起一个军人应有的格调和风采。

也许对我来说，科长既是首长，亦是良师。他忠诚敬业，献身国防，一直都在默默守卫着蓝天白云，而这蓝天白云不仅在大地上，也在每个普通战士的心上。毫无疑问，像科长这样的优秀军人很多。可以说，每个部队，每个军营都有。他们是军中的不落梅，毕生奉献，传递温馨，言传身教，无怨无悔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我军的历史才星光灿烂，花开不落，并不断续写着新的光辉篇章。



长征

第5178期



召唤(中国画)

张 杲作

百年风华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船歌

■谢克强

这是上海。这是1921年7月腥风血雨的上，一群胸怀激荡的人，汇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间房子里，围坐在一处长方形的餐桌旁——一个划时代的时刻终于来临。

除开乌云，除开夜，那一年的中国，剩下的仿佛只有这间房子里的一点灯光。

突然，灯火摇曳了一下，一缕阴影投射过来，这引起了人们的警觉。于是，为避开巡捕搜查的哨声，他们在腥风血雨里从一位大胡子洋人那里找来一张海图后，便迅速转移，夜走南湖。

二

七月的云朵飘浮在天上。一只摇曳的小船漂浮在水上。

是巧合还是偶然，中国的命运似乎隐隐约约与船有关。不是吗，自从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扬帆远航之后，自从邓世昌的“致远”号粮尽弹绝、悲壮沉没之后，自从那些本可以去边关城楼砌基、去海防固门立柱的坚实的石头，被砌成一艘无法航行的石舫搁浅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之后，中国的船，似乎再也没有勇气和力量扬帆出海……